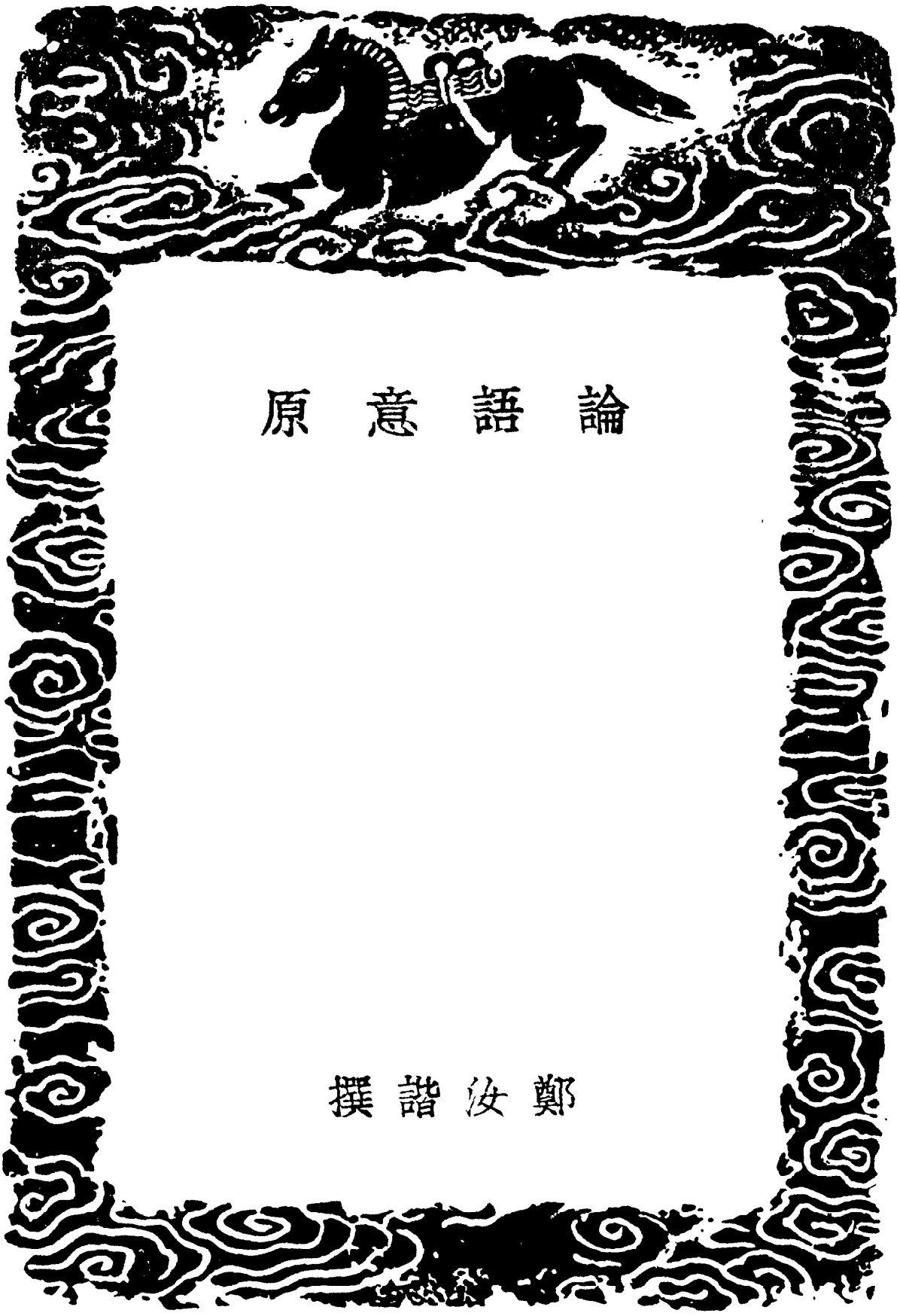
論語意原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意原

鄭汝諧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書墨海金壺及指海經苑皆收有此書聚珍版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論語意原提要

論語意原四卷。宋鄭汝諧撰。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仕至吏部侍郎。浙江通志云。中教官科。遷知信州。召爲考功郎。累階徽猷閣待制。振孫去汝諧世近。疑通志誤也。是編前有自序。稱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論語之義顯。謂諸公有功于論語則可。謂論語之意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予于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既斷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期歸於當而已。又稱初鋟板于贛于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鋟于池陽。則汝諧此書。凡再易稿。亦可謂刻意研求矣。書錄解題載論語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尙別有一書。適與同名。然振孫載詩總聞。訛爲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題。則確爲王質之書。疑所載者卽汝諧此書。偶未攷其名也。眞德秀序稱其學出于伊洛。然所說頗與朱子集註異。如以衞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以子賤爲人沈默簡重。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備一解。至以使民戰栗爲魯哀公之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爲一章。則太奇矣。然綜其大致。則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稱其言雖異于先儒。而未嘗不合義理之正。朱子亦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著。中間略看亦有好處。是朱子亦不以其異己爲嫌矣。

原序

東谷鄭公之學。本於伊洛諸君子。而沈潛玩繹。必求至於深造自得之地。易與論語皆其用力書也。德秀於翼傳已序其篇末矣。至讀意原。則以己意而逆聖人之志。蓋多得之於八佾篇。謂其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大指與春秋相表裏。於子賤章。謂其爲人沈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爲君子。於聞韶章。謂以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聖人蓋傷之。於三仁章。謂微子之去爲去王朝。而之國非歸周也。若是者不可殫書。其言雖若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於義理之正。有微顯闡幽之益。而無厭常求異之過。蓋信乎其自得也。前輩問學之不苟如此。可以爲法矣。建安眞德秀書。

自序

或問鄭子曰。論語之書。釋者甚多。子復爲之說。不亦贅乎。余曰。非贅也。聖人之言。溥博淵深。非若諸子可俄而測度也。漢唐以來。鮮有識其旨者。本朝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此書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此書則可。謂此書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何者。言有盡。旨無窮。譬之山海之藏。隨取而獲。取者雖夥。未見能竭其藏也。學者志於自得而已。徒取信於他人之得。不知反我心以求其得。是謂口耳之學。君子無取焉。余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殫思。以求其指歸。積有年矣。日進月化。頗窺聖心之萬一。既繼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理之所在。不知其出於人也、出於己也。期歸於當而已。雖然。余豈敢自以爲當哉。尙賴同志者有以教告之。東谷鄭汝諧序。

論語意原。嘗鋟版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鋟版於池陽。今之所見。稍異於昔。若得若失。必有能辨之者。紹興甲寅。汝諧書。

論語意原目錄

卷一

學而第一　爲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卷二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卷三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卷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子張第十九
微子第十八
堯曰第二十

論語意原卷一

宋 鄭汝諧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數語蓋孔門入道之要故以爲首章古人之學必有入處於所入處而用力焉是之謂習顏子之三省皆習也習曰時習非曰無時不習也當其可之謂時也譬之嬰孩其始無一能焉已而學言則能言也已而學步則能步也已而學揖遜學數與方名又皆能也每進一等則一時也其進之之時豈不大可說乎學者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其知也其能也果何物哉皆習之而有得也所說在我非外慕也在遠之明何自而來耶一氣生春萬物潛動水必流濕火必就燥志氣之合相與涵泳於太和之中其樂顧可量哉至此則舉天下之物不足易吾之樂人之知不知於我無分毫損益也猶之八珍之美惟食焉而後知味彼不我知者蓋未嘗食也以其未嘗食而慍其不知味豈理也哉三千之子所以依依於洙泗之上雖患難窮困不肯舍去者蓋深造此境熟知此味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周衰之時天理絕滅視犯上作亂之事如蹈衽席然此其禍何自而生哉生於本心之亡也有子推本而言之曰使其孝弟烏能犯上苟不犯上烏能作亂傷之之辭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道難名也。仁可見也。故先之以道。又申之以仁也。仁道至大。孝弟乃仁中之一事爾。然聖賢之教人。必自近者始。教之以道與仁。彼不知何者爲道。何者爲仁。惟告之以孝弟。皆知所自入矣。孟子又慮爲孝弟者無所入。乃指疾徐之行以誘之。其言愈近。其理愈切。聖賢立教之意。其至矣乎。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仁者。人心之天也。不仁者。以僞滅天也。剛毅木訥。何以近仁。其本心存也。巧言令色。何以鮮仁。去本心遠矣。聖人察其外之所以異。而知其中之所存。曰鮮。曰近。有是理也。不敢必以其外而斷其內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爲人而謀。忠乃在我。交乎朋友。信乃在我。傳業於人。習乃在我。凡與物接者。皆以省諸身。合彼己之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二之也。以其成己者而成物。一之也。三省至矣。故以一貫語之。三省者。用力之地。一貫者。悟入之時。古人之學。其始卒皆可攷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猶大路也。謂其必出於此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有本有文。世之爲子弟與父兄之教子弟者。皆文也。非本也。能言則學應對之文。少長則學進趨之

文。成童舞勺。文也。數與方名亦文也。進而至於誦詩讀書。習禮閱樂。無非文也。文固不可不學。其本則固有在矣。孝弟謹信。博愛親仁。所以爲賢。爲君子者。皆自此出。必學乎此。以其餘閒之力而學文。是之謂務本。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味此數語。乃誠懇篤實者之爲也。凡天資之美者。學以進之。其不美者。學以化之。以誠懇篤實之資而行於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不學固不害其美。學焉則可進於光明盛大之域。子夏之言。非教人以不必學也。言爲學之本在是。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主忠信。尊德性也。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內外交相養之道。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天理之在人心。未始亡也。利欲惑之。則忘其初矣。列國之諸侯。非必人人爲蒐瑣、爲檮杌也。乍見聖人盛德之容。其誰不欲與之謀其政乎。惟其道大莫能容。是以始雖謀之。終必棄之。當夫子皇皇於七十二國。豈可謂無所求也哉。然夫子之求。非衆人之求也。求行吾道以澤天下爾。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觀字、微旨也。宜深味之。若曰從其志。述其行。則不可爲通訓矣。禹不遵治水之績。蔡仲不免於率德改行。父有爭子。然後不陷于不義。曰觀其志、觀其行。人子當以心體之。雖有可改者。三年居喪之時。未可遽改。所以立萬世之法。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之體至敬。而其用貴和。先王之道。以斯爲美。事無小大皆由此道也。其有所不行者。以其一於和而不以禮節之。是以不可行也。下言亦不可行。乃申言上文有所不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一節明近似者易以差也。言貴於信。行貴於恭。學貴於有所因。三者皆正理。然不可不謹其差也。信者守其必然。義則權其可否。信不近義。則其信差矣。其言不可復也。恭者一於卑遜。禮則稱物平施。恭不近禮。則其恭差矣。必至於自取辱也。因者、因於人親者、親切也。孟子之學。因於子思。子思之學。因於曾子。因而不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因於田子方。子方之學。因於子夏。因而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傳之而弊。孟子之學。萬世可宗。差與不差之間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切磋琢磨。學問之事也。苟非學問。則所樂者何事。所好者何禮。此子貢能知其所自來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居中不動。而衆星共之。然後見北辰之尊。在上無爲。而天下歸之。然後見聖人之德。以心感心。坐制羣動。德之爲用大矣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删詩斷之以此。〔案〕小爾雅。蔽、斷也。書經所用蔽字。多作斷解。如惟先蔽志、不蔽要囚之蔽。皆斷義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論聖人者。皆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此成聖之事。所以成聖者。未有不由學以進也。然人之質有上下昏明之異。故其進有遲速分量之殊。所以必資於學者則一也。彼愚而不學者。失其本心。其少也昧而無知。其壯也剛而多欲。其老也耄而貪得。終身行於血氣之中。泯焉而後已。其有志於學者。

則以天理而勝人欲，或有所未能勝。於是有作輟焉。有間斷焉。其上好學若顏子者。人欲雖消。天理雖復。猶未至於從容而中也。惟聖人心地明白。自志學至於從心。皆能次第言之。至於不踰矩。則與天爲一。無適而非天也。是謂自誠而明。是謂至誠無息。是謂純亦不已。舍是而論生知。非知聖人者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懿子、僖子之子也。昭公反自楚。僖子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屬懿子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懿子以孝爲問。答之以無違。懿子不復致疑者。謂夫子教之以無違其父之命而學禮也。然聖人之意不止於是。故以無違之旨告於樊遲。使之終其身不忘其親也。亦使學者知無違之旨非謂惟父令之從也。孟武伯、懿子之子也。彼以其父學於聖人。亦從而問孝焉。武伯欲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武伯怒。襲成。成有司使武伯鞭之。懿子之卒。成人奔喪。弗內。郎此觀之。武伯貽憂於其親、可知矣。推此二事。則知告子游子夏者。無非中其事親之失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顏子見其堅高。見其前後。見其所立卓爾。不言之際。猶有所覺。聞言而解。尙何俟於辨問乎。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至理藏於人心。猶淵泉也。濬之而益深。導之而必達。汨之以塵土。則洿溷而已。故者、昔之所得也。新者、今之所見也。以昔之所得者。紬繹之。溫習之。而今之所見者又日新焉。在我者有所覺。斯可以覺他人也。

子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不徒言焉。而踐其實。則君子之名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疑似之際。必深辨之。驕泰和同。皆此意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聖人之所辨者。疑似而已。若異端之於吾道。如黑白。如東西。夫人皆知之。何必攻也。後世好與釋老辨者。蓋未識聖人之心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聞見未爲得也。知之而後有得也。道猶嘉肴也。食焉則知其味。得之聞見者。

皆未食也。子路失之過取。故告之。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耕也餒在其中。耕豈期於餒哉。學也祿在其中。學豈期於祿哉。曰在其中。所以平其心也。子張堂堂色莊。志在務外。不致詳於言行之際。則多聞多見祇以爲累爾。飮食陳於吾前。必擇其可食而食焉。不擇而食。病之階也。言行非必得祿也。因其問祿。以是救其失焉爾。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澄源正本。聖賢之事。季康子何足以知此。聖人之言。不爲人貶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信存於吾心至隱微也。而交於天下者在是。信非惟信其言也。有一不誠於吾心。則非信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以十世爲問。問其事也。百世可知者。言其理也。使子張能悟此理。則知所問之失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二者之心所屈則一。

八佾第三

春秋之辭。有微有顯。有婉有直。觸於心者有輕重。故見於辭者有淺深。天之爲怒也。有疾風有雷霆。其爲物不同。其爲怒則一。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百世之下。誦其言。遡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當時之亂臣賊子。聞之而不知懼。可見天理之絕滅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偃然不以動其心。不忍之心滅矣。疾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是詩指天子辟公爲言。夫人知其不當用。而三家者用之。其愚甚矣。直曰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人心也。禮樂之起。本於人心也。不仁。則陵犯乖爭。無所不有。尙何取於禮樂乎。鄙之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之有本末。猶之形影源流也。後世忘禮之本。猶遺形而求影。舍源而沿流也。禮之始。惟儉而已。聖人以其太陋也。故爲之宮室。以文其橧巢之居。爲之俎豆。以文其汙尊之飲。喪之始。惟戚而已。聖人慮其

傷生也。故節之以三日之食。使之不滅性。節之以三年之制。示之以有終。禮之文。喪之節。所以納之於中也。後世乃因文以爲質。因節而爲儉。以奢視儉。以易視戚。雖均爲失中。然戚與儉不失其本。而奢與易則末流之弊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諸夏雖有君。僭竊陵犯。與無同也。夷狄不爾而諸夏乃爾。傷之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以知禮之事歸之鬼神。言在人者見聞習熟。皆無足責矣。所以深罪冉有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絢。飾也。素。質也。夫有容者皆可爲絢飾。何以笑之。倩目之盼。有此素質者而後可爲之。此子夏之所疑也。蓋繪畫之事。以素爲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未有能勝其質者。有事君之誠。斯可言朝見會同之禮。有事親之誠。斯可言溫凊定省之禮。禮非爲可後也。所以爲禮者。固有其本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言。蓋起於此。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子曰。禘。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魯、周之後。杞宋亡夏商之禮。以無文獻可證也。若魯則不然。以文則有典籍。以獻則有夫子。魯之君臣。莫之攷證何也。夫子意不在杞宋。託杞宋以見其意。特於魯則微其辭爾。禘、大祭也、灌、祭之始也。自灌以往不欲觀。始末皆失也。或人聞之。乃以禘爲問。聖人言之。則未免於非魯。故曰不知也。終於不言。則其義不明。故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卽灌而不薦之義。此深告以禘之說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再加以子曰。與上文意不相屬。因論祭而類於此。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者、室之西南隅。竈者、五祀之一。祭五祀者。必先祭於其所。而後迎尸而祭於奧。奧有常尊。不若竈爲親近。故託祭以爲諛。聖人亦因祭而對以無所禱也。觀其辭則正而不迫。玩其意則凜然而不可犯。雖雜於他書之中。亦識其爲聖人之言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從周者。從文武周公之法度也。從先進者。不以文滅質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之言也。夫子釋之曰。所以不主皮者。爲其力之不同科科、等也。主皮、貫革也。不以力強人。此古者忠厚之道。故思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說者謂魯自文公不視朔。惟用餼羊。故子貢欲去之。此未之深攷也。春秋書文公四不視朔。皆以疾也。使視朔之禮因文公而廢。則當書初不視朔。如書初獻六羽、初稅畝之類。特書四不視朔。是餘月猶視朔也。古者天子以季冬頒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藏於祖廟。每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子貢之意。謂四時各有祭廟之禮。請朔於廟告焉可也。不必用餼羊也。夫子之意若曰。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告朔用羊。其來已久。魯之君臣。方且日怠於禮。去一餼羊。未害也。彼謂先王之禮。皆可隨時而廢。廢之不已。將至於泯滅矣。是所愛者一羊。而於禮則無所愛也。識慮之近遠。於此可見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夫子盡禮於其君。孟子乃謂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孔孟非固爲異也。孔子尊君。孟子尊道。孔子之道固尊也。不自尊而尊君。所以勵犯分之臣。然不失其爲尊道也。孟子之道。人未之尊也。貌其君而自尊。所以勵枉己之臣。亦無害於尊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夫子言君使臣臣事君各欲盡其道而已至孟子乃有士芥犬馬國人寇讎之喻夫子之時君臣之失道猶未淪胥也至孟子之時君臣直以利合遂相與爲施報矣雖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孟子之言固有所激然聖賢之分可見於此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未得窈窕則哀之其哀有所止故不傷既得淑女則樂之其樂有所止故不淫出於閨門者其情若此形於家邦者宜其有騶虞之化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喪國之社則屋之故國存則社存國亡則社亡凡言國之存亡者必曰社稷云夏之社以松商之社以柏周之社以栗是三木者至堅且久三代以是示社稷久存之義且使後世知所持循保守也哀公心存殘忍以栗爲使民戰栗宰我聞之而不復辨是以責之曰汝欲成遂其殘忍之事故不說不諫乎汝以失之於既往而不復咎之乎不能隨事正諫之宰我之失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必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管仲方以禮與信正桓公。其肯爲是乎。此必齊桓公以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當得。仲亦偃然受之。不以爲過。所以特明其器之小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稱夷齊以爲賢。歎武樂而未盡善。所以深明武王不得已之心。而存君臣之大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刑政法度修矣。不寬非所以涖下。威儀文物備矣。不敬非所以爲禮。棺槨衣衾美矣。不哀非所以居喪。寬也。敬也。哀也。皆內心之發也。凡不出於內心。其末不足觀也。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聖人於仁智。常析而言之。至論不能處仁者。則以爲不智。然則以多知爲智。而未嘗知仁。非聖人所謂智也。里、居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既曰能好能惡。又曰無惡。蓋以是反覆明仁人之心也。志於仁者。無一念不存乎仁。其視萬物。同爲一體。（體有貴賤。皆天理也。世豈有好耳目而惡足髀者哉。無名之指。屈則求信。非以其屈而惡之也。民之秉彝。與我無間。不仁而喪其良心。矜之而已。雖謂之無惡可也。曰能好惡人。所以明性情之正。曰無惡也。所以明體物之心。言雖不同。其歸則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說者謂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非也。聖人嘗言得矣。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曰先事後得。得之爲言。謂於利有獲也。兩言不以其道得之。初無二意。惟曰富貴固人之所欲。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得則可富貴矣。然君子不處此富貴也。貧賤固人之所惡。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則不貧賤矣。然君子不去此貧賤也。以富貴貧賤反覆見意。欲人人知此理。是以互言之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仁則公。不仁則私。公者天理。私者人欲。夫子言仁。每每以好惡爲言。蓋人欲之私。莫甚於好惡也。同乎

己者好之。異乎己者惡之。事適於吾心則好之。拂於吾心者則惡之。好惡百出。無非行於人欲之中。人欲之勝。天理之滅也。人皆曰好仁。私情亂之。故所好者未必仁。人皆曰惡不仁。私情亂之。故所惡者未必不仁。如使所好者誠仁。不可以有加矣。所惡者誠不仁。則不善者不能親其身矣。惟其所好非所好。所惡非所惡。是以終其身不至於仁。宜聖人歎其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仁、人心也。不見此心者。偏黨蔽之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無古今。無存亡。覺此。則死生之變猶夜旦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上有德。則禮義明。教化行。固君子之所安也。上有刑。則善有所怙。惡有所懼。亦君子之所安也。小人則不然。有土以居之。則苟安重遷。德則非其所知也。有惠以私之。則樂其所養。刑則非其所利也。君子小人識慮之遠近。用心之公私。於此分矣。當時之君。既無德政。又無刑章。何以懷君子。爭城爭地。民不得一日安其居。重征厚斂。未嘗有以惠其下。又無以懷小人矣。君子小人皆失其所。是以微示傷歎之意。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貫之道。物我同歸。自本根而爲枝葉。爲華實。人見其異。未嘗不一也。聖人之道。自盡己之性。至於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至於盡物之性。盡物之性。至於贊天地之化育。烏有二致哉。曾子之於三省。用力既到。所造亦深。夫子知其可以語此。故呼以告之。告之而無疑辭。聞之而不復致詰。以水投水。泯然無間。此孔門之心學也。程氏曰。忠者、體。恕者、用。謝氏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或謂曾子姑以忠恕語門人者。此不識忠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非止於不泰侈也凡爲學修身、處事應物之理裁之使近於本而不至於放蕩雖未合於中其失亦鮮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謂之獨行無徒者必非可傳可繼之行德者人心所同然安有德立而無親近之者乎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必以其類應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在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寡過之人也邦無道免於刑戮保身之人也以女妻人所取者如此而已亦足以見聖人不求備之心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釋者謂子賤之賢非得魯之君子薰染漸漬安取其爲君子夫舍其人之善而不稱乃歸於他人之漸染非聖人忠厚之言蓋子賤之爲人必沈厚簡默不祈人之知者自非魯多君子孰能取其爲君子也觀子賤之爲宰不下堂彈琴而化則其氣象可知使其生於他邦與謀臣說士混然而竝處則子賤之賢亦無以自見於世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顏閔以下惟子貢晚年爲有所得識夫子性與天道於文章之中知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此非嘗試之言有所覺也一旦自以何如爲問必其心境昭明以其所以日改月化者就聖人求質之爾許之以器器者成材之稱也器有大小有貴賤瑚璉乃清廟可貴之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聖人於羣弟子所得之處時發其機而叩擊之警策之彼確然自信者必不惑於聖人之言若漆雕開未之能信是也子路聞乘桴浮海之言躍然而喜是墮於轉徙之中矣曰無所取材所以深中其病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聖人擬人必以其倫。以回也孰愈爲問。可見賜之所得已奔軼於顏子之後矣。二子之優劣。聖人豈不知之。必使賜自言者。欲見賜之覺與未覺也。聞一知十。因始而知終也。聞一知二。因此而知彼也。賜非特自知。亦深知顏子之蘊。故曰吾與女弗如也。使爲臆度之說。必有以警之。而亦弗與之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裂眥之怒。異乎嘻笑。責之嚴。所以誨之切。不可謂誅絕之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其言則是。其用力則未到。故激而進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至難言也。夫子寓之於文章之中。惟子貢能聞之。至孟子則諄諄然言性善。言天道。夫子示人以其端。欲學者至於自得。孟子闡其祕以示人。欲天下皆可知。夫子之設教。元氣也。雨露所滋。萬物

自遂孟子之設教生物也既栽培之又灌溉之孔孟之心則一所以爲聖賢者固有分量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聞而必行猶飢而必食既食矣惟恐美味至於吾前而食之不逮不幾於貪乎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橫渠曰山節藻棁爲藏龜之室與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如何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觀文子言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想其臨事之際必慮而後行故人以三思稱之然天下之理不出於善惡利害是非得失之兩途思此而復思彼其去取從違可坐判矣再思而加以三思則兩者紛亂私情

或復生也。文子以臧文仲事君之禮。奉以周旋。終不納莒僕之奸。必思而後行也。宣公之立。實篡也。文子爲之納賂於齊以請會。豈未之思與。大抵聖人無思。感而遂通。賢人謹思之。力行之。如其中無所見且無所守。雖多思也奚益。曰再斯可矣。有不盡之深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智而用智。智者能之。智而用愚。非智也。幾於道也。甯武子事衞成公。公出奔。武子盟國人而復之。既而爲衞侯爭訟於晉。晉以武子爲忠而免之。卒囚衞侯。武子職納橐饘焉。成公無道之君也。武子事之而不去。而又與之周旋於患難之中。武子之愚。固非尸位避事而竊君之祿也。亦非忘君徇身而輕去其國也。想其深見遠識。行之以無事。處之以沈晦。雖仕無道之邦。亦可以自免。後世竊此說而爲身謀者。非甯武子之愚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匡人之難。則曰文不在茲乎。在陳之厄。則念斐然成章。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不獨易也。聖人明憂患與故。且知道之不可復行於世也。是以述作之心生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子貢問夷齊。曰怨乎。又曰怨是用希。每以怨而疑夷齊何也。夷齊之父。舍長而立少。遂使少長俱不立。不足於父子之間也。二人俱出奔而舍其宗祊。不足於兄弟之間也。紂爲無道。辟於北海之濱。武王之

與。未免叩馬而諫。不足於君臣之間也。不容於國。不容於斯世。餓於首陽。采薇而食。凡世之所謂不堪處者。夷齊皆甘心矣。疑其必有怨也。惟夫子洞見其心。稱之以求仁而得仁。夫仁者之念。無非天理。惡事經於吾心。惡人見於吾前。如晛消雪。未嘗凝留。夫何怨之有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或謂微生高委曲以遂其直。非失之於徑情直行。以是取之。非也。直者、眞情也。眞情之中。不應有僞。所謂委曲者。猶水之避礙也。苟非有礙。何避之有。使當時有以急難告微生高者。高不委曲以應之。則爲固而不通矣。乞醯、細故也。有無可以情告。而乃乞諸鄰以與之。是爲僞以悅人也。推此心以往。凡可委曲爲僞者。皆爲之矣。聖人於其微者察之。知微生高之非直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論語意原卷二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雍聞可使南面之言卽以子桑伯子爲問子桑伯子之爲人必雍平日之所喜者夫子言其爲可也簡雍因是而悟伯子之簡失於不敬也觀家語載伯子不衣冠而處其不足於敬可知矣雍之言然非特言中於理而亦深中伯子之失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轉徙之謂遷參錯之謂貳貳非再也非副也猶黑白間雜而不精純也凡人之怒其發也勃然志氣惑亂未有不轉徙者至其昧於自知也善念惡念未有不參錯者顏子人欲旣去天理自明不能無怒也因物而怒循理而止猶水之激也激之者已其寂然者自若是謂不遷怒有一毫不純於天理者卽過也其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猶玉之汚也汚之者去其瑩然者自若是謂不貳過好學如此異於後之好學是以惜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或謂仲弓之父必有不善之行。非也。聖人不因美其子而斥其父也。橫渠曰。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矣。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天理也。三月、久也。久而不違。亦有時而違乎。顏子守之也。非化之也。一念不純於天理。乃違乎仁。雖違也。能復之於初也。故曰不貳過。其餘則或日月至焉。人欲去而復生。天理存而復失。一出一入。所以異於顏子。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孔門惟顏閔終於不仕。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能進於聖人之地。顏閔實兢兢於此也。其他不足以語此。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人欲淨盡天理渾融而又見其高堅前後見其所立卓爾其未得也企慕焉其既得也躍躍焉舉天下之樂孰有大於此者樂字固當玩味程子又曰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然則不改字尤當玩味也凡可改者皆非其至也皆非我有也既至而爲我有非不可改也亦自不容改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謂已於此也畫猶畫爲限界非無餘地不能闢而充之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楊氏曰後世不由徑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誰知而取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言專爲衞靈公發其事可攷也定之四年劉文公合諸侯衞大夫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鮀從鮀辭焉不獲劉文公欲以蔡先衞鮀說萇宏凡數百言歷數衞之先康叔有德於周室宏不能奪卒言於文公而長衞侯其維持衞國鮀實有力焉宋公子朝與靈公夫人南子宣淫靈公爲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聞野人之歌羞之將殺南子不克出奔然則靈公之無道不得祝鮀之佞才而有宋朝

之美色。安能自免於斯世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橫渠曰。生理直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禍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告樊遲之言。前後若出一意。遲之失在於務功利而欲速也。智非多知之謂。在人之義。知所先務。敬其鬼神。不惑不諂。智之事也。仁非可以襲而取之也。先其所難。以去其私。後其所獲。不計其效。仁之事也。以此而盡仁智不可。亦不能舍此以求仁智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者、心與之契也。欲學者識仁智之體。故以是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聖人出處。非諸弟子所能盡識。佛肸、公山弗擾、皆畔臣也。召。子皆欲往。而卒不往。夫子於衞靈公。爲際可之仕。雖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南子宣淫。人所不齒。果可見乎。三者皆子路之所疑。夫子所以告子路者。亦皆異其辭。於公山弗擾則曰。吾其爲東周乎。於佛肸則曰。吾豈匏瓜也哉。東周豈公山弗擾所能爲。匏瓜豈所以爲聖人之況。當時欲往之意。初不如是。然難以語子路。姑告之以其端爾。惟見南子則曰矢之。蓋直以心之精微而告之也。夫有道則存。無道則亡。天之道也。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絕之。予其敢厭絕之乎。予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然惟聖人可以爲此。諸弟子則不可爲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濟衆。乃仁之功用。非仁之本體。以功用爲仁。是事於仁也。若事於仁。必也如聖人乎。雖堯舜亦以爲病也。堯舜何病於此也。天下飢。堯舜能人人食之乎。天下寒。堯舜能人人衣之乎。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堯舜能以親親者施之於民。以仁民者施之於物乎。是皆不能。堯舜安得不以爲病也。何謂仁，反而求之吾心。推而及於天下。能以己之所欲求人之所欲。此仁之方也。聖人能指其方以教人。所謂遠者大者。存乎其人之自得爾。何事於仁。當爲斷句。必也聖乎。當屬下文之意。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時非文武之時。其不可爲周公之事業亦明矣。然天生聖人以善斯世。必以爲不可爲而忘其憂天下之心。非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一身之有疾。謂其不可療。舉藥石飲食而廢之。非人情也。聖人視天下猶吾一身。天下不得其所。吾身之疾也。其欲行道之心。雖夢寐不忘焉。及其既衰。付之於無如之何爾。程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聖人之教人。未嘗數數然也。獨於貧賤富貴則申言之。明告之至道無味。富貴可欲。鮮有不惑於此者。告之以不必求。容有不信。告之以必不可求。則其心安矣。先儒謂高垣墉以禦盜。不若開門發篋示之以無所有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陳、舜之後也。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故舜之樂在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子孫卒篡齊而有之。是以韶樂作於齊。夫以揖遜之樂而作於僭竊之國。豈不大可痛惜乎。是宜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此也。指陳氏之僭言之也。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子貢之問。非止以夷齊之遜。欲卜衞君之爭。蓋衞國之事。與孤竹君之事可以比類而明也。孤竹君欲立叔齊。叔齊以伯夷爲長。而遜之。伯夷以非父命也。而逃之。二人俱不立。國人立其中子。使當時無中子可立。則二子必不使宗國絕祀也。苟宗國有主。二子可以各行其志矣。蒯聵欲殺南子。不克而出奔靈公謂公子郢曰。將立汝。公卒。夫人命郢爲太子。曰。君命也。郢辭焉。衞人立輒。晉納蒯聵。輒拒之。冉有謂蒯聵得罪於父。不當復入。輒、嫡孫也。宜立。未知拒之是否。故問焉。夫輒之立。非靈公命也。有公子郢在。足以君其國。輒當委其國而逃。若衞人拒蒯聵而不納。則必立公子郢。輒可以全父子之分矣。諉曰吾國不可無主。吾父不可復見先君於廟。而乃據其國以抗其父。其得罪於夷齊也大矣。夷齊之奔。餓死不恤。一則存君父之命。一則念天倫之敍。此求仁而得仁也。子貢以其窮也。而疑其怨。夫仁者之心。循乎天理。天理所安。何怨之有。以夷齊之窮猶不怨。輒之去國。非至於夷齊之窮也。何爲而不去哉。夫子之不爲衞君。卽此可知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使他人言之。必曰不義之富貴如糞穢。如塗炭。若將浼我。不可一朝居也。聖人惟曰於我如浮雲。不義者如此。義者可知。素富貴行乎富貴。未嘗與之立敵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史記載孔子以哀公十一年反魯。成六藝。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

若是我於易彬彬矣。是時夫子年幾七十矣。乃知加當作假五十字必誤也。闕之以俟來者。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神怪之事。容或有之。存而不論也。力則不足言。亂則不忍言。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善不善在彼。我得之而省察焉。皆我師焉。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由有常以至善人。善人者、有善之可名也。由善人以至君子。君子者、兼衆善以成名也。由君子以至聖人。聖人者、大而能化也。雖有差等。然皆自有常以進。故有常者。人道之門也。以亡爲有。以虛爲實。以不

足爲泰。其心已自滿矣。自滿者必中道而畫。安能有常乎。不得其上者而與之。故思其次。次可爲上也。患不進爾。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唯何甚。亦曰不爲已甚爾。疑其文有闕誤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非諱國惡而以昭公爲知禮。蓋昭公實知禮也。使其不知禮。不諱娶同姓之非而謂之吳孟子矣。惟其知之而故犯之。此其罪爲尤甚。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莫吾猶人也。舉其所易者。以己同乎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嘆其所難者。人或異於己。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若曰無愧於神明而不必禱武王何所愧而周公爲之禱也若曰鬼神無禱之之理周公不必禱焉可也夫子自信周公愛君不禱者明正直之義禱之者盡拳拳之忠使子路自致其禱未必非之惟其請禱是以不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得失窮達付之無心蕩蕩曰坦無適而不蕩蕩也未得憂得既得憂失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戚戚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善書者物有生意得其神也弟子之形容夫子蓋得其神矣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至德之爲言不可以有加也夫子稱至德者二文王也泰伯也以文王爲至德則知湯武之舉非得已也以泰伯爲至德則知夷齊之遜可以疑其怨也夷齊父死之後兄弟相與舍其國而逃天下皆知二人之爲遜而亦皆知其爲孤竹君之失也泰伯之逃太王尚在位也泰伯知季歷之有聖子足以大周家之業乃斷髮文身示不復用又慮其以次而立仲雍也則與之俱奔使季歷之立若出於當然太王

季歷皆無可議。世亦不知泰伯之遜以天下。非至德而何。三言遜之之篤。不必泥其數。天下周之所必有。故不以國言。皆大之之辭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先儒謂此曾子之言也。脫曾子曰三字。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所貴乎道。其大略可驗者三。曰動。曰正。曰出。是豈無所本也。所存者正。所養者大。一動容貌。則周旋中禮。而粗暴慢易自遠矣。一正顏色。則可親可敬。卽此而可示信矣。一出辭氣。則皆中於理。而鄙陋倍戾斯遠矣。遠自遠也。人亦不得以此加之也。近自近也。人亦以此信之也。以是爲政。政出於身。而化行矣。彼器用事物之微。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之學。以魯得之。魯篤實也。以篤實之資而加以三省之功。及其至也。可以輔幼主。可以行國政。雖死生之際。不可得而奪。惟其能任此事。是以能爲此言也。宏則所存者大。故能任重。毅則所守者固。故能致遠。宏而不毅則易變。毅而不宏則狹隘。觀此數語。其介如金石。其重如山嶽。諸子未易企及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疾貧自疾也。疾不仁。疾人也。自疾者必自爲亂。疾人者激之使亂。疾猶人之疾病。未有不爲害者。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不言周公之德。而曰之才之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之理。有才美而驕吝者。容或有之。驕者自滿。其氣盈。吝者自是。其氣歉。皆客氣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樂之卒章曰亂自衞反魯之時始與師摯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託樂師以爲言其正之者實夫子也

惟曰關雎以其爲王化之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或過或不及猶有美質者猶金之可以鎔範木之可以矯揉也其質不美是特貳棘礫瓦耳雖聖人無如之何狂者進取直則狂可反也侗者無知愿則侗可啓也悾悾者無能信則無能者可以誘而進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古有才難之語夫子釋之曰舜有五人爾而能致唐虞之治周有十人爾而能成周家之業必如是然後可以言才外此不敢輕以才許之是之謂難也太姒武王之母武王亦臣之乎曰予者猶言我國家也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所以明武王不得已之心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禹入聖域而不優。雖後世之論。竊意三代之前稱禹者。皆以其功。未必及於德。夫子於論堯舜文王之後。特舉禹之盛德推明之曰。以吾視禹。於數聖人非有間也。飲食衣服宮室皆以自奉。禹一不留心焉。其所盡心者。乃在於宗廟朝廷之禮。與夫斯民之利而已。人欲消盡。天理粹然。其視數聖人何間之有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亦嘗言之。特罕言爾。易之言利。以吉凶指其所入。若明示以利。則啓其計度之心。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使之心有所安。若明示以命。則怠其修爲之志。諸子之問仁。皆去其爲仁之病。若明示以仁。則難其所入之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雖稱夫子之大。謂其博學無所成名。則不知其大也。凡可以成名者。一藝一能也。體道在我。由聖而神。是果可名耶。故微示其意曰。若欲有所成名。其執御乎。抑執射乎。二者藝之微。而御之藝尤

微也。必執是藝如羿如王良。斯可以成名矣。其語若譏。其意則深斥達巷黨人之失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禮有因時而損益者。有以義起者。有稱情而立文者。惟君臣之分。猶天地之定位。亘千萬世而不可易。其從下也。乃從禮也。其意不在純儉。舉純儉以明違衆之心出於不得已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禁止之辭。猶有心也。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毋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非弟子察識之精。安能知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卽夫子也。夫子卽天也。夫子不得行其道於天下。是天無意於斯世。有意於斯文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皆發語之疑辭。謂吾有知耶。不能以其知而予人。謂吾無知耶。或有問焉。必以告。然人之問有倚於一偏者。則隨其偏而救之。有蔽於一隅者。則發其蔽而達之。惟鄙夫之問。非偏也。非

蔽也。直空空無所有。泛焉而問也。聖人不以其空空而不告。亦叩擊其兩端。無所不盡焉。言近而至遠者存。言粗而至精者存。上下始末無不該焉。是之謂兩端。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河圖鳳鳥出於伏羲文王之時。書卦重易。皆有感而作也。夫子爲是言。麟猶未出也。西狩獲麟。而春秋作焉。天之意也。而亦無異於伏羲文王也。吾已矣夫。非決辭也。疑辭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不因答問。何以喟然而歎。斯歎也。如開戶牖。如披雲霧。如行者之至。如夢者之覺。蓋不期歎而歎也。鑽仰者。用力之處。堅高者。因用力而有見也。彌高彌堅。力猶未及也。在前在後。莫測其化也。至求之夫子之教。則自有序也。博我以文。致知以窮其理。約我以禮。反己以領其要。由博約以進。欲廢而不能。盡吾心力以求之。然後見其所立之卓爾。向之高堅前後。謂其恍惚不可名也。今之所立卓爾。見其精微之底至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未達一間也與。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東方之夷有九魯可航而至此與乘桴浮海之義同或人疑九夷爲陋然箕子封於朝鮮卽九夷之種也自箕子之化行其俗知尙禮義與齊魯無異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指箕子言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惟曰雅頌而不言國風非天子不議禮不作樂凡播之金石用之朝廷用之邦國者皆天子之雅頌而諸侯一國之風不當播之於樂是謂禮樂自天子出夫子未正樂之前鄭衛之音皆雜於其間而雅頌始亂是謂禮樂自諸侯出反魯之後始語魯太師以樂曰各得其所惟用雅頌播之金石爾洋洋乎盈耳哉樂之正也關雎亦風也何以播之於樂周南所言皆后妃之德又爲王者之風與諸國之風不同也商之詩自正考父得之而列於頌魯祀周公得用天子之禮樂亦列於頌諸國之風皆非自天子出鄭衛之樂尤其靡者故深斥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免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彊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止曰吾止往曰吾往作輟成否豈繫乎人哉特在吾一念爾一念往則九仞可成一念廢則一簣不進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猶行而未至於室家也既至則止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可奪者所主在人不可奪者所主在我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路強探力取終不見其有得也君子之於學始則必有入也入則必有得也得則日進進則不息子

踰聞聖人之譽己也。得不忮不求之語。至於誦之終其身。夫不忮不求。特去其私欲之害爾。可以爲難。不可以爲有得也。終身誦此。無復進矣。尙何望其日新之功乎。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三千之子。皆學於聖人。得所入者蓋寡。未可與適道也。至於可與立者。數人而已。數人之中。顏閔爲之首。然卒不能爲聖人之爲者。未可與權也。權、猶權衡焉。使物之輕重適平而已。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而已。合義卽道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詩逸章也。以今常棣詩攷之。蓋況兄弟也。常棣華鄂相承。故韡韡然。今乃偏其反而。言兄弟之情一偏。遂致反亂天彝也。豈不爾思。未能忘其愛也。室是遠而。其情乖隔。胥遠而難合也。夫子歎之曰。兄弟天倫也。私欲勝而其愛亡。能反吾心而思之。其愛固自若也。夫何遠之有哉。說者以是況反經合道。其失甚矣。（案）注疏此與上可共學節合爲一章。故此指其失。

鄉黨第十

夫子嘗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子聞此語。亦留心於夫子日用之間。故一

動靜一語言一衣服一飲食莫不諦觀而詳記之諸子之爲學亦可謂盡心焉耳矣雖然聖人天也動靜語言飲食衣服皆天理之發見也日月人知其爲臨照雨露人知其爲沾濡雪霜人知其爲凜肅雖欲繪畫之形容之徒記其形似爾而天之所以爲天者終莫得而見也諸子之記是書亦悉矣而諸子之所得固自有淺深也生乎千百世之後而默識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賴有是書爾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吾於是書亦然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記鄉黨宗廟朝廷言語進趨之中節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此記爲擯相之禮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此記在朝之容儀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此記聘問鄰國之禮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此篇亦雜以夫子之言。如君子不以紺緅飾是也。紺、深青。齊服也。緅、絳色。以飾練服也。飾、緣領也。衣絺綌於裏。不使汗浴體。爲衣以覆其上。謂之表。所表之衣。必出於絺綌之外。使不至見體。此皆記衣服之制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記齊戒之禮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凡人之情。麤糲則少食。精細則屬厭。夫子無間於此。食之精。膾之細。未嘗屬厭焉。食、音嗣。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周禮。醬用百二十甕。釋云。醯醢也。凡魚肉皆可爲醬。若不得其名。不知用何物爲之。故亦不敢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凡人飲酒。皆度飲量幾何。盡量則止。夫子無多寡之數。惟不及亂爾。容止稍變。志氣稍昏。皆亂也。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不多食、指薑言之。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公祭之肉。不敢越宿。敬君賜也。家祭之肉。不過三日。比之公祭可以留。而亦不可久也。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此記飲食寢處之節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雜記處己接物之誠敬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太廟。每事問。

此記事君之禮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此記交朋友之義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此記容貌之中節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此記升車之儀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雉、文明之鳥也。人有弋之之色。則飛揚而去。其欲集也。必回翔而後下。歎曰時哉時哉。言其或飛或下皆得其時也。嗅、當作嚱。

論語意原卷三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曰野人曰君子蓋當時之人其言如此是時文過於質人亦不知其爲過也自謂前人爲質朴今人爲彬彬欲從先進所以矯之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陳蔡之厄諸弟子爲死生患難之所怵迫多有喪其所守者是以有不及門之歎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夫子嘗有是言記言者類於此本不與上文相蒙也四科十哲後世之論非謂門人之賢止於如此或者因侍側而及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人之孝或信於其家未必信於人若閔子則內外皆信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從大夫之後。猶言在大夫之列後。謙辭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哭之而慟。情性之正也。厚葬不可。義理之正也。顏路之於回。其屬則父子也。夫子之於回。其義亦父子也。予不得視猶子。歎厚葬非回之意。且以譏顏路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欲知臨祭祀交鬼神之義。與夫遇患難處死之道。所問亦未爲過。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於易嘗言之矣。乃不對子路之問何也。蓋夫子之設教也。即顯以見微。未嘗示人以其微也。即粗以求精。未嘗示人以其精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告人以事鬼神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告人以其死也。豈子路未之聞歟。抑聞之而未之思歟。程子曰。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此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表裏之符。不可掩也。子樂下少一曰字。戒之也。剛強者死之徒。由之行行。固有不得其死之理。然亦以人事驗之。孔悝專衛輒之政。而由也爲之臣。蒯聵在外。必欲求入。以由之勇。不遇亂則已。亂則必死矣。蒯聵劫孔悝。夫子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聖人之言。蓋驗於此。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書公孫于齊。左氏載公居於長府。伐季氏。既而弗克。如墓謀。公遂奔。終於乾侯。今魯人爲長府。豈定哀之時以先君謀伐之所而再爲之乎。抑季氏惡昭公之所居而欲更造乎。是不可得而知也。若止謂傷民費財。欲仍舊貫。凡人皆能言之。不必閔子。而夫子亦不稱之如是之美也。必有深意存焉。不敢強爲之說。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夏之論交。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曰。於人何所不容。子夏之失在於淺隘。子張之失在於意廣。或過或不及。皆非中也。非中則其失均也。謝氏曰。楊墨之學。意其源流出於二子。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旅泰山不能救之。不以禮事其上也。用田賦不能止之。不以政事其上也。周公、天子之宰也。一陪臣之

富如之。則聚財於私室亦甚矣。求孔門之徒也。豈嘗爲聚斂之學哉。蓋惑於利祿。不知不可則止之義。雖其主之聚斂。亦爲之官力而不辭也。鳴鼓攻之。非特以罪冉有。亦使學者知義利之別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其心雖無僞。必有固而不通者。曾參三省吾身。至於任重而道遠。皆自魯而得之。子張堂堂而辟。由也行行而喭。辟、迂而過也。喭、易其言也。四子皆失之偏。偏去則空。空則無所倚著。回也其庶於此乎。曰屢空。猶有所未空。與不遠復之意同。若子貢之失。在於不受命。命、猶夷子曰命之矣。謂賜於夫子之教命。猶未能受。徒聚聞見。以爲已得。聚之多。如貨殖焉。以其聞見而億度。亦能屢中。其中也。非空空然洞見至理。故有時而不中也。此皆極諸子之失而警悟之。參之魯。賜之億度。乃初學之事。一貫之理。皆以語之。蓋二人已忘其初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案）注疏此兩節亦合爲一章。

子張好爲苟難。而失之過。故以踐迹告之。迹者、循是以進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若曰三百三千皆迹也。欲舍是而徑造其奧。皆狂者之所爲也。色莊者、不踐履其實也。君子者、躬行而不務外也。論其篤實而與之。抑與君子乎。抑與色莊乎。言必與君子。此又因子張而言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

事已中理。不暇稟命。必曰有父兄在。不幾於固乎。事有可疑。不可不稟命。必曰聞斯行之。不幾於專乎。二者之對。若失之偏。其偏也。乃所以矯二子之偏也。子路不患其固而患其專。冉求不患其專而患其固。抑其所過。勉其不及。聖人之善教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非相失而適在後。若奔而殿。所以擁護夫子而觀其死生也。使夫子誠死於匡人。顏子亦死之乎。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況回之於夫子乎。然謂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顏子也。蓋匡人之欲加害者。止在夫子而不在顏子。故顏子之死生。得自爲之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言足以折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皆佞也。非德言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言志。皆言其才也。才有分量。用之則窮。若曾皙者。非無可爲之才也。舍是而不言。而乃優游於聖門之中。寓志趣於高遠之地。其氣象蓋帝王之世泰和中人物也。皙之失在狂。未必盡窺聖人之閫奧。然其所養與三子絕異。是以深與之。子路勃然矜其所長。行行之發見也。冉求以禮樂俟君子。公西赤不以爲能。願學焉。其言遜。其氣平。異於由之可哂。視曾皙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固有間矣。唯求則非邦也與。唯赤則非邦也與。皆曾點之問。上各少一曰字。安見方六七十以下。宗廟會同以下。皆夫子之對。上亦各少一曰字。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力勝之則謂克中於理之謂禮人之一身私欲易熾惟用力克去之則無一不中乎理復者反其初也仁者吾心之天本然之德也用力既到一日而覺則天下皆在吾仁之中矣曰克己曰由己己雖同而由克之義異己者我也私欲生於我爲仁亦在於我潤下水也覆溺亦水也燔炙火也燎原亦火也潤下燔炙水火之正性覆溺燎原非其正也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仁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行之亦克己復禮之異名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恕之驗也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未然之前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而後有此敬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其言之也易其蓄之也不深必不能用力於仁也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及之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兄桓魋也。故多憂懼。此言雖爲牛設。然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且勇。雖死生之變。怡然處之。非君子而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得之所聞。無可訾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雖能恭敬。安能使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乎。此言幾於二本。學者宜察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辟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水之浸潤。不暴而易深。膚之受垢。無形而易入。於此不行焉。可謂明矣。明不足言也。可謂遠矣。害正殖邪。召禍產亂。皆譖愬者之爲也。消之於未萌。折之於方來。非遠而何。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道有經有權。夫子之設教。經而已矣。至於權一時之輕重而求通焉。此則存乎人之善用其言爾。兵食必不可去。而視信爲可去。欲人以死守信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嫂溺援之以手。皆言權也。權而合宜。

無害於經蓋於夫子之教而求通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之言以矯當時文勝之弊子貢之言以救棘子成一偏之失質之不可以無文猶文之不可無質故曰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必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無文也然則夫子之從先進與子成之言奚以異乎夫子之從先進非從其野也當時之人以爲野也不從後進非不從君子也當時之人自以爲君子也棘子成一偏之言異乎夫子之言也質猶文也之下疑有闕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自初稅畝已行什二之法矣年饑不足而教之徹無乃太迂乎古者民之財卽上之財民之力卽上之力也上無兵也以民爲兵也車乘民所出也芻粟民所供也板榦力役皆民所爲也上能寬其賦斂則民得其生無曠土無閒民出力以供其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恤其困而厚取之則室家離矣田萊荒矣下無以供上而上之所取者愈悉是猶鑿垣之址而培其高以是而求足何自而能足乎善富國者務藏于民未有民富而其上貧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德者本心之正理惑者私心之妄見二者東西之相反子張之問既欲崇正理又欲去妄見其問亦切矣無乃堂堂之失於此有覺乎主忠信所守者誠實也徙義舍非從是也所存若是德何自而不崇好惡私情也死生天命也以在我之私情妄意在人之天命其惑莫甚焉富益也誠不見其分毫之益祇以爲異爾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深中景公之大病也陳氏厚施而民歸之齊君擁虛器爾君不君臣不臣也景公夫人生子未冠而死庶妾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其後陽生入齊荼見弒於陳乞父不父子不子也君臣父子皆失其道景公徒善其言終不能用此所以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路圄於夫子之言者三夫子皆隨其失誨之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而遽喜夫子誨

之曰。無所取材。一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路遂以不忮不求之語爲終身之誦。夫子誨之曰。何足以臧。二也。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而不敢宿諾。（案）何晏注。宿豫也。恐臨時多故。故不敢豫諾。此蓋本其說。夫子誨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三也。子路於力行則勇矣。於自得則未也。得聖人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由之謂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在我者誠。行之以忠。臨民者信。子張之色莊。必未足於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小人蓋反是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三問。對以子帥以正。又對以苟子之不欲。又對以子爲政焉用殺。此三子字不可不玩味也。季氏專魯久矣。凡魯之民。莫不畏其威。稟其令。子患不正爾。子正。則其誰不從。子患不寡欲爾。子寡欲。則

其誰爲盜。子爲政何用殺也。子欲善而民皆善矣。魯之民惟子是視。事半於他人而功必倍之。惟季氏爲然也。奪嫡子之位而上僭於魯。果帥以正乎。富於周公而用田賦。果能不欲乎。無故伐邾而囚其君。果能不殺而爲善乎。皆所以警其失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而人莫不信。達也。名譽昭著於時。聞也。夫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聞亦無害於達也。何以深非之。蓋子張之所謂聞者。以求名之心先之也。苟惟有心於名。必至務外而忘內。違道以干譽。非所謂達也。惟能誠實而合於義。知人而守之以謙。則無往而不達。既達而聞隨之。亦無惡於聞矣。此夫子意也。文辭之所不及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遲急於功利。能以三者爲問。必自覺其非矣。故善之。遲與冉求俱臣於季氏。齊師伐魯。季孫禦之。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師不踰溝。遲請三刻。踰之。衆從之。魯師敗而奔。夫不以季氏爲非而事之。急於得也。力弱而欲用命。逞其忿也。卽此觀之。則工於責人。恕於責

己。亦遲之失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問仁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其理甚明。遲之未達何也。遲謂仁智一體也。愛人則無所擇。知人未免於擇焉。二者若不相爲用也。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又意夫子止言智而不及仁。是以問於子夏。子夏本夫子之意推明之。然後遲之惑解。聖人之於小人。非欲絕之也。化之而已。蕃絲放鼈。兜非聖人之本心。既以爲難。又以爲畏。蓋未免於傷吾仁也。舜選於衆。而舉皐陶。皐陶用。而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而舉伊尹。伊尹用。而不仁者遠。遠非舜湯遠之也。仁者在上。不仁者自無所容。其革而化也。皆若遠去也。選衆而舉賢。智也。舉賢而使不賢者化。仁也。仁智異名而同歸。此子夏所謂富哉之言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之則民知所從。勞之則民知所勸。子路猶以爲未足而請益焉。勇之過也。勇於有爲。其退必速。故以

無倦告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德足以化乎人。所務者在持大體而已。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夫子爲衞國之政。若何而正其名。輒之立。非先君之命。舉國以歸於父。可也。委國而逃焉。亦可也。請命於天子。方伯而立公子郢。亦足全父子之分也。今乃據國而拒其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子路謂輒已爲君矣。安有棄其國之理。故以正名爲迂也。夫名之不正。極其至。使民無所措手足。子路欲舍正名而爲政。將立事乎。興禮樂乎。清刑罰乎。其名之不正。是數者皆不可以爲也。野、言其鄙也。惟其智識之鄙。故於其所不知不能闕疑。而爲是苟且之言也。言之苟。則無所不苟。子路事輒不去。卒罹其難。皆生於苟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異端之學。必有源流。樊遲請學稼圃。卽許行、君民並耕之學也。行之學自謂出於神農。夫子之時。其說

雖未熾。樊遲得之。亦以爲神農之學。故欲學稼學圃而不厲民以自養也。不然。則士而不仕。欲躬稼圃之事。亦未爲過。聖人不應深斥之。而亦不必及於上好信好義好禮也。孟子得信義禮之說而推明之。曰勞心治人。又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小人哉樊須也。卽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

衞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衞出公以父子之難而出奔。魯哀公以三桓之難而終於越。因其爲兄弟之國。故歎其衰亂亦不相遠也。

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干戈相尋。生齒凋喪。惟衞之民稍衆。故喜之也。夫子往反適衞者五。豈以其國猶庶且富。可以有爲乎。靈公卒不用之。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者、大體擧也。成者。政教行而民俗變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古有此語。所以申言之。蓋有意也。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力爭。殆無虛月。民之困於傷殘殺戮者二百餘年矣。有王者作。能朝諸侯而一天下。僅可已其亂。至於勝殘去殺。雖使善人爲之。非百年相繼之久。必不能致。此所以歎當世之習亂而痛斯民未有反古之日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與上意同。世、繼世也。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刑措。其事可睹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定公之問。夫子之對。皆有深意。三桓之僭至定公之時極矣。四分公室而有之。魯君惴惴之心。無日不在三桓也。欲得一言可以興邦。故問焉。夫子知其意。惟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易。惟幾近則有之。夫三桓之專。非一朝一夕之故。民、其民也。國、其國也。一旦而欲決去之。亦難矣。人有常言。皆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兢業以持之。深密以謀之。審度以行之。此近於可以興邦也。定公又以喪邦爲慮。復以一言爲問。夫爲君者。有言焉則樂人之從己。如其善而人從之。固善也。不善之謀。必人之我從。其亦

近於可以喪邦也。委曲致意。深而不泄。所以存全定公也。至哀公不勝其忿。欲以諸侯而去三桓。遂奔於越。夫子之言。驗於此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於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循理爲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爲直者。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賜之言語足以專對。未必能不辱君命。故因其問士而告之。今之從政者何如。蓋有所指而言也。若泛言之。不應皆目爲斗筲之人矣。小人哉。或曰。人當爲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苟中於理。不以南人而廢其言也。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易之言也。凡易之言。於吉凶有占焉。若無常之取羞。不必占而可知。再加以子曰。以別易之言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閹然媚於世。或皆好之。特立獨行。或皆惡之。曰鄉人。衆辭也。衆之好惡。特未定也。惟鄉人之善者好之。則其人必善類也。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則其人必不入於惡也。聖人察人之善惡如是其審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情切至也。偲偲、交相勉也。怡怡、和樂也。兄弟非不切偲。以和樂爲主。朋友非不和樂。以切偲爲主。

以待朋友者施之兄弟。則傷愛。以處兄弟者施之朋友。則非忠。是以別白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謝氏曰。教之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心腹。以此戰也。其克必矣。不然。則棄之之道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夫子於狂者之過。則抑而就之。於狷者之不及。則挽而進之。原憲甘心貧賤。固知恥矣。猶以恥爲問。將以求正於夫子也。夫子知其必不仕於無道之邦。故以邦有道無道並言之。使之知所用舍。不於有道之邦而爲憤世之行也。當世之士。不擇其有道無道而皆食其祿。是則誠可恥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勝心也。伐、矜心也。怨、忿心也。欲、貪心也。四者皆爲仁之病也。能知其爲病而不行。固亦難矣。然仁之本體則未之見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邦雖無道。苟有言責。守死盡言可也。在我有不必言。言之而無所補。君子當孫其言焉。孫非諛說詭隨

之謂。不計直以取禍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恃勢力以求勝於人。人不可勝。乃至於喪其身。躬耕稼以利乎人。不自求利。乃至於有天下。南宮适之所見如此。故以爲問。夫子不答。當時辭色之間已默予之矣。又慮此意之未明。故於适之出稱其爲尚德君子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成人之美者。不當徇其私情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介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之。鄭之被二國之兵者。不知幾年矣。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又十年。授子產以政。歷定獻聲公。凡五十年。鄭未嘗有晉楚之師。當是之時。一辭命之不善。而彊國之師已歷境矣。子產用是三人者。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既成而子產潤色之。故能交鄰事大。解紛息暴。辭之不可已如是。是以深與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產作田賦。鑄刑書。當時亦譏之。然其爲政也。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夫子明其用心在於愛民而已。故曰惠人也。所謂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其夫子之微意乎。楚鄭皆有子西。此必鄭子西也。〔案〕子西。馬融注亦云鄭大夫。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子西殺子孔而盡分其室。尉止之禍。不儆而出。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其視子產之政。固有間矣。彼哉彼哉。若曰未可與子產同論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奪邑不當其罪。而能不怨。則受奪者爲賢。奪邑而當其罪。能使人不怨。則奪之者爲賢。曰人也。猶言如此人亦可也。謂其合人心之公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樂天之事。富而無驕。自守者能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臧武仲以智稱。作虛器。祀爰居。其智未能窮理而不惑也。孟公綽以不欲稱。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其不

欲、未能推以及物也。卞莊子以勇稱。觀刺虎之事。非仁者之勇也。冉求以藝稱。觀聚斂之事。非有德之藝也。夫子樂於成人之善。不欲言其所不足也。惟曰文之以禮樂。禮品節也。樂和順也。兼四子之所長。有所品節而合於和順。亦可以爲成人矣。亦之爲言非其至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皆子路之所長也。以何必然三字觀之。必子路之言也。子路之客氣未能消除。其爲勇也。激之則發。聞夫子稱顏子之行藏。則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今稱四子而不及子路。故勃然而言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不聞夫子之答。以示不與之之意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之請。其辭甚遜。當時未有言其非者。夫子正其要君之罪。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橫渠曰。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此語極有意味。夫桓文之霸。非有意於尊周室也。特假是以號令諸侯耳。孟子察見其用心。故每每非之。夫子忠厚之心。不欲正言其失。惟微示其意。若曰、齊晉之事。不甚相遠也。但文公行之以婉。齊桓行之以直爾。召王河陽。責楚不貢。此特一事也。餘皆類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死固人之所難。然不貴於必死也。義所當死。君子死之。可以無死。死則傷勇。召忽之死。匹夫匹婦之諒也。子路之意。以召忽之死爲仁。管仲不死爲未仁。夫子對以如其仁如其仁。謂召忽不如管仲之仁也。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國爲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春秋書之。亦曰公伐齊納糾。不書子不當立也。齊小白入于齊。糾之齊。當有齊也。若使桓弟而糾兄。仲之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乃仲不同世之讐也。必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則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王珪魏徵之從太宗。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夫子適衛者五。常有眷眷之意。亦以靈公雖無道。而用人各當其才。庶幾可與有爲也。喪、失位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魯無王命。亦可討乎。曰弒君之賊。夫人得討之也。討之而後請命於天子。方伯亦可也。或謂夫子之意在於警三子也。夫請討固所以警三子也。謂止欲警三子。而意不在於討。則不可也。是時夫子已不仕於魯矣。以嘗爲大夫而食其祿。是以雖去位。不忘憂國之心。後世爲身謀者。諉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不解聖人之言。且不識聖人之心也。程子曰。左氏載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如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蓋孔子之餘事。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一物一事皆具上下之理。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以爲己之心先之。成己所以成物也。以爲人之心先之。務外必至忘內也。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爲人、欲見知於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賜也賢乎哉。以責人爲能也。夫我則不暇。以責己爲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先事而測之之謂逆。以意而度之之謂億。皆智之蔽也。人之欺己。世固有之。必曰不逆不億而受之。亦幾於愚矣。惟先覺乃賢也。先覺者、智之行乎所無事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有德不報。非義也。以德報怨。非誠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大道爲公。天人一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大知之。人亦知之。大道既隱。天人相違。求合於人者。必違於天。求合於天者。必違於人。不怨天。不尤人。知天人之相違也。下學人事。上達天理。與天爲一也。夫既與天爲一矣。是宜人之不我知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一時之言。不可考其人也。橫渠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堯舜何病於此也。一夫之不得其所。一事之累吾仁。堯舜之所憂也。三苗逆命。未免徂征。堯舜豈不以爲病乎。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夫子之故人也。母死而歌。其諸以禮爲小謹乎。踞見夫子。挾故也。以賊斥之。而又以杖叩之。亦以其爲故人而誨之。且謹亂世之源也。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而已。惡之而遂其辭外之也。遇陽虎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叩其脛。使斂其夷踞之狀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論語意原卷四

衞靈公第十五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靈公誠有意於用夫子。雖問陳。可以對也。必其禮貌辭色已無用之之意。是以因問陳而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一貫之理。惟語曾子子貢而已。語曾子者其辭簡。語子貢者其辭詳。曾子聞之而默。曾子貢聞之而致疑。二子之所得。可見於此。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合在窮斯濫矣之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務外者也。故於問干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寡尤寡悔。告之淺也。忠信篤敬。告之深也。子張之學。

亦少進矣。不然。不能書諸紳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名之曰直。止於直而已。名之曰君子。非有所偏也。天下之理。未有獨立而無對者。故有屈必有伸。有闔必有闢。然後通行而無弊。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亦可卷而懷之。以其非偏也。史魚直則直矣。雖欲卷而懷之而不可得。以其倚於偏也。史魚之死。猶以屍諫。況於生乎。其直可取。語道則未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可以死。可以無死。惟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荀息子路是也。惟仁人之心。天理昭融。見之之明。處之之審。其死也。必可成吾仁也。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回所問者爲邦。乃告以四代之禮樂。回可爲帝王之佐也。誠使回得帝王而佐之。正朔必用夏之時。輅冕必用商周之制。樂舞必用帝舜之韶。果能爲虞夏爲商周乎。使虞夏商周之治不出於此。則帝王之盛甚易爲。夫人皆能爲之。何必回也。此在學者深求其意可也。夫子自謂用舍行藏與回無間。回之可爲帝王之事業。固有素蘊。不必告也。告以四代禮樂之文。蓋以是立萬世之則。所以爲帝王之盛者。不

止此也。夫樂以象一代之治也。英章濩武。未始相沿。必取韶舞者。以是明禮樂之正。且明商周之不得已也。商周以子丑爲正。不若夏之建寅協於天時爲正也。周以象章金玉爲輅。不若商之木輅甚簡而質爲正也。夏商之冕未備。不若周之五冕皆有等殺爲正也。大武之樂。發揚蹈厲。總干而山立。一成而滅商。再成而南國是疆。惟舜之樂舞。無非揖遜之容。韶其正也。武其變也。正者德之盛。萬世可法也。變者不得已。有湯武之志則可也。橫渠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大寒而索衣裘。近憂也。所以有是近憂。生於未寒而慮之不遠。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臧文仲當時以賢稱。他人不足責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先儒云。以責人之心而責己。以責己之心而責人。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急遽無所處之辭也。夫子未嘗爲是言。事至於此。無所用其力也。起禍於未形。消禍

於未萌。其聖人用智之所乎。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論君子之立事也。義者、宜也。謂合於人心當於物理也。必以是爲質幹。然後品節其輕重高下以行之。雍容遜順以出之。純篤誠實以終之。不動則已。動則有成。非君子而何。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疑於爭。敬以直內。故不爭。羣疑於黨。義以方外。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欲不以人所不欲者而加諸人。則曰非爾所及。子貢方人。則曰我則不暇。子貢之初年。必不足於恕。不恕則物我爲二。烏可以入道。及以一言終身可行爲問。必已領其要矣。晚年之所得。其基於此。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思古之詩也。周衰之時。不復見此道。惟從事於毀譽。夫子以身明之曰。吾之於人。未嘗有毀譽也。如有所譽者。非過情之譽也。皆有所試也。是道也。卽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以斯民爲言。見古者習俗之皆然。且歎後世之在上者曾古者斯民之不若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橫渠曰。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案〕包咸注。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以喻闕文以待知者。橫渠之說蓋本此。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有知覺。故能擴充是道。道本無爲。非能擴充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者、吾心之明也。仁者、吾心之誠也。明足以見之。誠不足以守之。雖得而必失也。能見能守而臨民不莊。是雖得於中。而無以嚴於外。則不足起人之敬矣。三者備矣。有所施爲而不中節。雖未至大失。亦不可爲盡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如滄溟焉。無所不容。可以大受也。測之而益深。不可小知也。小人如潢潦焉。置舟則膠。不可大受也。深不過尋丈。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凡民也。智不足以有明。力不足以有行。其於爲仁。則逡巡退縮。若有所畏。蓋甚於水火也。夫水能溺。火能焚。蹈之則死。必逡巡退縮焉可也。蹈仁不至於死。何所畏而不爲乎。所以深曉之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方其未覺。必資於師。及其既覺。覺無先後。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謂正而不變也。不變則幾於諒矣。其不可爲諒者。貞、守正也。諒、硜硜也。惟其近似。是以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有教無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者辭甚約而理無不該後世辭甚富而去道愈遠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堯舜之鰥寡無虐不廢困窮三王之泣辜祝網政必先四者皆此心之用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以一顓臾而與冉求辨論反覆幾三百言蓋有深意也立國以屏翰王室爲之附庸以屏翰諸侯上下相維持之勢固然也周之先王封顓臾於東蒙山之下使之主祭祀蓋爲魯之附庸也三家之強各分魯國以爲己有顓臾在邦域之中魯所藉以爲助也季氏又將併顓臾而有之是欲孤魯也顓臾存則魯存顓臾亡則魯亡是顓臾爲魯社稷之臣由求不知此意夫子知之而力爭之非存顓臾也蓋存魯也非折由求也蓋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卒不聞季氏之伐顓臾無乃夫子得行其言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季氏之不臣。夫子洞見其必然。不欲斥言之。惟諭之以理。懼之以勢。而深折其欲爲之心爾。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在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也。不患財之乏。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此諭之以理也。謂顓臾近於費而爲子孫之憂乎。季氏子孫之憂。蓋不在顓臾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奪之。大夫僭諸侯。則陪臣奪之。勢之所必至也。季氏之僭魯甚矣。陽虎公山不狃相繼以畔。豈在於顓臾。蓋在蕭牆之內爾。此懼之以勢也。夫子存魯之心切切如此。宜深味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以諸侯而專天子之政。諸侯非不強也。而乃失之於大夫。以大夫而專諸侯之政。大夫非不強也。而乃失之於陪臣。始之奪也以力。終之失也以理。力無常也。理必至也。力之衆者。其失也遲。力之寡者。其失

也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遂專宣公之政。至定公之時。五世矣。自季文子逐公子遂至武子專魯國之政。歷悼平桓。蓋四世矣。桓子爲陽虎所執。而陪臣執國政。三桓之孫。其微可知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直能攻我之短。諒能成我之信。多聞能博我之識。益也。便辟納我於邪。善柔惟我是從。便佞導我以諛。損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者。人之所喜也。益者三樂。於私情爲逆。損者三樂。於私欲爲順。節禮樂。則動欲中理。必逆其自便之情。道人之善。則掩己所長。必逆其自矜之情。多賢友。則相與切磋。必逆其自是之情。凡逆吾私情者。皆益也。驕樂也。佚遊也。宴樂也。其趨之也。如水之順下。凡順吾私欲者。皆損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用力於謹言修辭之地。致察於處人接物之際。尙何愆之有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資血氣以有生。而亦爲血氣之所使。君子知血氣之不常。故立志以攝之。窮理以勝之。雖血氣有少壯衰老之異。所以攝之勝之者不爲其所奪。是以終身由於義理。而血氣莫之能使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畏天命。則以人而滅天。不畏大人。則以下而陵上。不畏聖人之言。則以愚而自專。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見善如不及。有志於善也。見不善如探湯。未免於嘗試也。夫厥疾弗瘳。則元氣未必固。去惡不果。則善心易以亡。君子有志於善。必力去不善以成之。不然。則好善之心終爲不善之所勝也。齊景公聞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則深善之。聞晏子惟禮可以爲國之言。則又善之。見善如不及也。知陳氏之僭。不能已其僭。知子荼之嬖。不能忘其嬖。見不善如探湯也。景公悠悠於善惡之間。是以死之日。雖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夷齊之隱居。至於舍國而逃。所以遂求仁之志也。其行義也。至於叩馬而諫。所以達萬世之道也。二人果於自信。勇於力行。是以餓死首陽。民到于今稱之。夫子於景公。蓋見其人矣。

於夷齊。則不見其人也。因其有是語。而證之以其人。故以其斯之謂與結之。程氏易解。謂古之言未與不字同。如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記禮者之言。必夫子亦嘗稱之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味此一節。可識聖人之氣象。見惡人而不避。遇暴慢而不爭。必往拜以致其禮。時其亡以權其宜。對之之辭甚直而不傷。待之之色甚和而不狎。自非從容中道。安能若此。貨雖責夫子以不仕。未嘗明言仕於貨也。貨雖有不遜之心。蓋已聞言而潛消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夫子警策諸弟子。每每如此。使子游轉徙於聖人之言。非自得之學也。前言非戲也。託戲以實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執季桓子以叛。其私執之耶。抑爲魯執之耶。是未可知也。其召夫子也。欲挾之以爲亂耶。欲用之以脅魯耶。亦未可知也。召之欲往。不遽絕之也。欲往而不往。觀其所處也。東周非叛臣所能爲也。以吾心之精微難以語人。姑以平日所存之心語之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問仁而告之以求諸內可也。今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無乃求之於外歟。蓋子張務外者也。因其務外。而以能行五者告之。若曰、行於外者。皆本於中。其中歉焉。而求之於天下。未見其可也。欲不侮。必本

於恭。欲得衆。必本於寬。欲人任。必本於信。欲有功。必本於敏。欲使人。必本於惠。張也欲務外乎。求諸外而未能不侮。未能得衆。未能人任。未能有功而使人。則在我者必有所不足也。張也以是求之。則心不外馳。斯可以言仁。所以深救其務外之失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其僞也。荏。其眞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穿窬之類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審諸己。故曰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知天之無言則知聖人之不必有言天雖無言觀四時之行百物之生斯可以知天聖人雖不言觀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斯可以知聖人求之於言知之末也求之於不言知之深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理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其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謝氏曰博弈之害止於博弈而已若放僻邪侈皆生於無所用心心有所用則止止則不可謂之放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曰賜也亦有惡乎。曰字當在乎字之下。賜雖方人。亦非敢從事於徼訐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古今論者皆謂微子知紂之將亡。去而歸周。以存宗祀。箕子諫紂不聽。被髮佯狂而爲奴。其說害理之甚。夫二子之於商。以分言之。則君臣也。以親言之。則庶兄諸父也。紂猶在位。微子乃抱祭器以歸於周。是率天下以叛其君也。箕子佯狂以爲奴。是愛一死以忘其君也。誠如是。夫子安得以爲仁人乎。蓋微箕皆國名。子、其爵也。古者雖有封國。皆人仕於朝。故微子入爲卿士。箕子入爲太師。微子數諫不聽。遂去之。去之者。舍卿士之位。去而之國也。武王既克商。微子乃持微國之祭器以告武王存商之祀。武王遂釋微子而復其位。謂其先歸周者。妄也。武成曰。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武王滅商之時。箕子尙爲紂所囚。故武王未及下車而釋之。謂其佯狂者。亦妄也。太史公於商本紀、載商之太師少師持其祭

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率諸侯伐紂。其說既非矣。至微子世家載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武王伐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則是二書自相抵牾。何以取信。所可信者。夫子之言。可以理推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安於士師。廿於三黜。夫子未嘗非之。孟子何以謂之不恭也。無柳下惠之志而爲柳下惠之事。其弊至於不恭。故君子不由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當時列國之君。無如齊景公可與爲善。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不可謂不知孔子者。何以不爲景公留也。魯之於季氏。授之以政。舉其國而聽焉。孟氏雖俱爲三桓。於政無預也。考之左氏、世家。其事可見。景公待孔子。謂不能如季氏。欲處以季孟之間者。非特爵秩然也。謂不專授以政也。其言與色皆可辟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篇具載出處之大致。蟲之上九。不事王侯。夫子繫之以志可則也。楚狂接輿之徒。其志爲可取。質之以聖人之時中。則非也。雖然。必如夫子之不磷不緇則可。若楚狂接輿。烏能爲夫子之所爲乎。夫子欲立君臣之大義。不得不辨明其非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必夫子亦嘗稱之。不可考也。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亦嘗執之而心不廣大。亦嘗信之而志不純一。以爲有耶。而無充實之美。以爲亡耶。而有執之信之之心。是謂一出一入若存若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由子夏之言。其失必隘。由子張之言。其失必蕩。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知其所亡。進而不息也。不忘其所能。得而不失也。雖進矣。而或忘之。非著乎心也。雖不忘。而或弗進。非日日新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之博。能自反以篤志。問之切。能自反以近思。心不外馳。由是以進。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之爲言。不期於至而必至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若馬之有閑。惟有閑然後可以出入。無閑而出入。無忌憚之人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游所謂末者。洒掃應對進退之儀也。所謂本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理也。子游之教。求其速成。裂本末而二之。子夏之教。必以其漸。舉本末而一之。子夏之言近道。子游失之遠矣。夫君子之道。當知孰先而必傳。孰後而必倦。洒掃應對進退。小子之所必傳也。既成人而教之。彼必倦矣。雖然。教之以末而其本實具焉。此則存乎其人。久而自得之也。若曰不教以末。而直以其本者告之。此誣也。無是理也。譬諸草木。其始也。栽培溉灌之而已。非可一旦求其敷華成實。聳榦凌霄也。草木之生。猶當如是區別。孰謂教人而不然也。至於始終具舉。本末一貫。乃聖人之事。必責天下學者皆爲聖人之事。可乎。此子游

之失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學其本也。仕、其用也。二者非相離也。仕之所以有餘裕者。卽學也。非可於學外求仕。亦非可於仕外求學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禮文不備。不足以害禮之本。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狂而進取。故爲難能。不出於誠。去仁遠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子言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此五人者。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夫獻子於臣之賢則友之。而爲之臣者。亦不以獻子爲家而忘之。則莊子不改父之臣。可謂難矣。獻子之政。不可考觀。作三軍而獻子止取其半。政之善亦可知矣。守父之善政。用父之賢臣。其爲孝也。豈他人之所謂孝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古之刑民。罪在民也。後之刑民。罪不在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方人夫子誨之以我則不暇以終身可行爲問又告之以其恕乎子貢服膺斯言至晚年盡化其氣質矣不善莫如紂而子貢猶恕之回視前日方人之心蓋已洗滌無餘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一也惟曰文武舉其近者言之爾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行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有所建立則必立有所引道則必行有所撫綏則必來有所動化則必和堯舜巍巍蕩蕩至於有成功

有文章。黎民於變者。其道若此。子貢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諸夫子。故歷敍數聖人之言。以見其一出於正大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猶之與人也。疑其文有闕誤。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跋

意原之作。蓋將發明先聖之奧旨而爲學問有成者之助也。先君留心於此。殆將終身。昔者嘗鋟於章貢豫章。晚歲。繇禁臺守池陽。取二本而較之。刪潤殆居其半。踐履益至。議論益深。迺知學問固未始有止也。如岡來閩歲餘。思所以淑諸人。謹取池陽本。鋟木以廣其傳。且求印可於先覺君子。庶無負先君之素志。紹定壬辰夏五既望。男朝請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如岡謹書。

右大父鋟板澄清堂跋語。板既亡。墨跡不復存。求之遺藁。謹錄於茲。因可考西山先生追序之歲月也。孫陶孫謹書。

曾大父東谷先生。宋紹熙初。繇江南西路提點刑獄遷轉運副使。會帥府諸臺適皆闕官。躬佩五司之印而總聽之。曾不知其爲煩劇也。暇則詣學。親爲諸生講析疑義。未幾被召。取所著論語意原。捐金畀學官鋟板。以便學者之玩繹。蓋豫章此書之自始也。後百十有八年。陶孫叨忝勸學江右。一日。諸生有口講子在齊聞韶一章。以爲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宜夫子聞之而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坐人有咋咋責其叛于集註者。以父師所傳授對。蓋意原之說然也。因訪舊板存否。則散軼久矣。曾大父此書晚年更定。尤簡而要。暨繇小宰出刺池陽日。亦嘗鋟板學官刻之。亦不復存。遂取家藏者以應諸生之求。教授嚴陵姜材之、願得重鋟。以補其亡。陶孫學術荒陋。無以私淑。忝其祖甚。于此何敢靳。因念自晦

菴先生集註之行於世。學者往往不復求自得之學。間有取集註以前先儒之說者。輒遭驚詫。以爲叛于考亭。西山先生亦嘗追序意原矣。西山豈叛考亭者哉。理本無窮。學者尙不可以集註自畫。況可謂集註之外可盡廢乎。此非不肖孫之私心。迺學者之通論也。既增鋟西山先生敍文。復贅數語卷末。或者議其泥于家學。陶孫則知過矣。然亦大理人情之所在也。至大初元歲次戊申孟夏朔。曾孫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陶孫謹書于公廨之尊經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論語意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鄭汝諧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八〇四

鎮二